

纪到21世纪转型过程里，最中间性的一个人物，涉及思想学术、政治、异域、文化等众多领域。所有现代学科的建立，都跟他有某种关系；所有现代的理念，也跟他有某种关系；他留下的一些词汇，仍然是现在年轻人生活的一部分。

梁启超也是一个新闻记者出身的人，因此，在谈到新闻技术的影响的时候，其实不仅是我们面对，他们当年也在面对。他们的年代也是全球化的一个年代，梁第一次坐汽车、坐蒸汽轮船是什么感觉？此前他进京赶考，要骑马坐轿子，坐普通帆船要一两个月才到京城，随着时代发展，后来从广州坐蒸汽轮船出发到香港，再转到上海，再坐到天津，可能一周旅程就到了北京了。这天翻地覆的变化，科技发展突然带来的时间、空间界限的缩小，对他意味着什么？

还有，梁启超过去一直在读传统的四书五经，突然看到上海的《申报》，看到一些从西方翻译过来的书籍，巨大的知识爆炸，海量的信息……跟现在一个从不看视频的人突然打开优酷一样，生活一下子变得高度碎片化，他该怎样去面对、了解这样的新世界？

还有，一个读书人，看到甲午战败等国家性的危机，国家性的困境，又该怎么办？他身上的士大夫精神、知识分子的精神，该怎么抒发？

还有，每个人原都是很孤立的，可能就在一个小圈子里面结交。但因为赶考，会突然接触到上海的朋友、武汉的朋友，然后他们变成了维新的群体。年轻人非常理想主义，想要推动社会的变化，该怎么去连

接彼此、交好新朋友？

这些东西，都是对我的现实困惑的一种回应与鼓舞。当我感到非常无奈的时候，我可以躲到另一个时空里面——有时候，你可以看《指环王》，躲到另一个空间里面；有时候，你去研读历史，躲到另一个时间里面。

腾云：梁启超是一个被反复书写的人物，还有多少新的角度和开掘的可能性？

许知远：于我，写梁启超传不仅是强烈的社会关怀，是历史感，也是充满个人感情的一件事情。我想为他写一部传记，借此追溯近代中国的转型，它应该足够辽阔与深入，也与我的个人经验紧密相连。

阅读报纸、杂志成了日常习惯，人们在茶馆里、饭桌上谈论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消息；《定军山》《长生殿》从戏曲变成了电影，留在了胶卷与唱片上；因为火车、轮船、电报的普及，再遥远的乡村都能感受时代的脉搏。有人宣布抛弃整个传统，要写白话文，要办西方的新学，追求个人自由。面对国家四分五裂的现状，他们想寻求日本、英国、德国、美国的发展历史里的养分。梁启超正经历着这些变化，同时是这些变化积极的参与者。他是一位行动者，二十五岁就卷入百日维新的漩涡中，流亡至日本后，又参与策划自立军起义。他在袁世凯与张勋的两次复辟中挺身而出，成为再

造共和的关键人物，还是中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幕后推动者。

我们谈论中国现代思想的形成，几乎没有一个领域能回避梁启超的影响，他往往还是开创者。他更是个杰出的新闻工作者，自1896年出任《时务报》主笔以来，在33年时间里，他不间断地写下至少1400万字，涉及时事批评、战斗檄文、组织章程、诗词小说、学术专著、演讲、人物传记……20世纪的历史性人物——陈独秀、胡适、毛泽东——都是他的读者，几代人如饥似渴地阅读他的作品。我也是他的读者，并生活在他缔造的传统中。我就读的北京大学前身是京师大学堂，梁启超是大学堂最初的章程起草人。

我感觉，在以往的历史书写中，梁启超至关重要却又面目模糊。他的精神文化遗产仍强有力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，他对现代中国的构建与想象还占据着公共讨论的中心，“新民说”仍是日常语汇，流行偶像则把“少年强则中国强”写入歌词。但他的思想与性格、希望与挫败，他内心的挣扎和与同代人的争辩，却很少得到充分的展现与分析。

腾云：现在完成的这本书，与众不同在哪里呢？

许知远：我把全球视角带到这本书里，把梁启超放在世界舞台上，和那些杰出的人物相比，如塞缪尔·约翰逊、伏尔泰、福泽谕吉、爱默生等，其光芒也毫不逊色。他

于我，写梁启超传不仅是强烈的社会关怀，是历史感，也是充满个人感情的一件事情。